



音乐的光芒

□ 赵丽宏

什么才是快乐的源泉

□ 张 欣

爸爸的花儿落了

□ 林海音



01

深夜。无月，无风。带木栅栏的小窗外，合欢树高大的树冠犹如张开着巨臂的人影，纹丝不动，贴在墨一般深蓝的天幕上。一颗暗淡的星星孤独地挂在树梢，像凝固在黑色人影上的一粒冰珠，冷峻而肃穆。静得使人想到死亡。思绪的河流也因之枯涸，没有涟漪，没有飞溅的水花，没有鱼儿轻盈的穿梭……只有自己沉闷的呼吸，沉闷得像岩石，像龟裂的土地，像无法推动的铁门。难熬的寂静。

这时，突然有一种极轻微的声音从远处飘来，仿佛有一个小提琴手将弓轻轻地落到E弦上，又轻轻地拉了一下。这过程是那么短促，我还没有来得及品味其中的韵律，声音已经在夜空中消失。世界复又静寂。在我的小草屋里，这响动却留下了回声，一遍又一遍，委婉沉着地回荡着，回荡成一段优美的旋律，优美中蕴含着淡淡的忧伤，也流淌着梦幻一般的欣喜。眼前恍惚有形象出现：一个黑衣少女，伫立在月光下拉一把金黄色的小提琴，曲子是即兴的，纤手操持着轻巧的弓，在四根银弦上自由自在地跳跃滑行，音符奇妙地从弓弦下飘起来，变成一阵晶莹的旋风，先是绕着少女打转，少女黑色的长裙在旋风中翩然起舞，旋风缓缓移动，所达之处，一片星光闪烁。渐渐地，我也在这旋风的笼罩之中了。我仿佛走进了一个辉煌的音乐厅，无数熟悉的旋律在我耳畔光芒四射地响起来。钢琴沉静地弹着巴赫，长笛优雅地吹着莫扎特，交响乐队大气磅礴地合奏着贝多芬……也有洞箫和琵琶，娓娓叙说着古老的中国故事……

终于，一切都消失了，万籁俱寂，只剩下我坐在木窗下发呆。窗外，合欢树的黑影被镀上一层亮晶晶的银边。月亮已经悄悄升起……

02

以上的经验，距今已有二十多年，那时我孤身一人住在荒僻乡野的一间小草屋里，度过了无数寂静的长夜。静夜中突然出现的那种声音，其实是附近的人家在开门，破旧的木门被拉动时，门臼常常发出尖厉的摩擦声，从远处听起来，这尖厉的声音便显得悠扬而奇妙，使我生出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。门臼的转动和美妙的音乐，两者毫不相干，把它们联系在一起，似乎很荒唐，然而却又是那么自然。一次又一次，我独自沉浸在对音乐的回忆中，这种回忆如同灿烂星光洒进我灰暗的生活，使我在坎坷和泥泞中依然感受到做一个人的高尚和珍贵。

是的，如果要我感谢什么人，而且只能感谢一次，那么，我想把这一次感谢奉献给那些为人类创造出美妙音乐的人。倘若没有音乐，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沉闷可怕。我曾经请一位作曲家对音乐下一个定义，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道：“什么是真正的音乐？音乐是人类的爱和智慧的升华，是人类对理想的憧憬和呼唤。”他的回答使我沉思了很久。这回答当然不错，可是用这样的定义来解释其他艺术，譬如绘画和舞蹈，似乎也未尝不可。但音乐毕竟不同于其他艺术。音乐把人类复杂微妙的感情和曲折丰富的经验化成了无形的音符，在冥冥之中回响，它们抚摸、叩动、撞击甚至撕扯着你的灵魂，使浮躁的心灵恢复宁静，使干涸的心田变得湿润，也可以让平静的心灵掀起奇妙的波澜。音乐对听者毫无要求，它们只是在空间鸣响，而你却可以使这鸣响变成翅膀，安插到你自己的心头，然后展翅翱翔，飞向你所向往的境界……而其他艺术则难以达到这样的境界。音乐是自由的，又是无所不在的。有什么记忆能比对音乐的记忆更为深刻，更为顽强，更为恒久呢？这种记忆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失去它应有的色彩。当你被孤寂笼罩的时候，能够打开这记忆的库藏是一种莫大的幸运。你有没有这样一个音乐库藏呢？如果有，那么你或许会理解，一扇木门的响动，怎么会变成优美小提琴独奏。你的生活中曾经有过美妙的音乐，你的心曾经为美妙的音乐而震颤陶醉，那么，这些曾使你动情的旋律便会融化在你的灵魂里。一个浸透了动人音乐的灵魂是不会被空虚吞噬的。

是的，我常常陶醉在美妙的音乐里，我常常不想去这音乐究竟是表达什么内容，有些旋律永远无法用语言来解释，只能用你自己的心灵和思想去感受，去体会，去遐想。而这种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的遐想，是人生旅途中何等诗意盎然的境界。

（摘自《赵丽宏散文》人民文学出版社）

我一直以为高级是快乐的源泉，就是所经历的不管是什么都要上档次，“瓜菜代”多少差点意思，只有高大上才会让我们身心愉悦。有一次我请朋友吃饭，菜式都没有问题属于好吃不贵，但是环境差一些心情就有点疙瘩。然后立马觉得档次一下来，人就不那么释然快乐了。

结果前两天我下楼去吃牛肉面，可能时间有点早，店里没有一个人，过了一会儿就进来四个女孩年轻貌美手里提着大包小包，入座后开始拿出事先购买的蛋糕、饮品、鲜花啥的，原来是给其中的一个女孩子庆生，那个女孩头戴硬纸壳做的金色皇冠吹蜡烛许愿，要知道这里是十九元一碗拉面的馆子，她们点的也是凉拌黄瓜酱牛肉炒饭当然也有拉面。当时我想消费降级都到这个程度了吗，怎么也得找个三星级宾馆吧。

后来才知道是年轻人整顿宴庆，其中包括生日宴、婚宴等等，对，你没看错，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有在快餐店办婚礼的，流程也简单，不清司仪自己上去讲恋爱史，然后放段视频之后开始干饭。总之就是这种模式吧，无论在哪里，游乐场农场都可以，就是聚众乐一乐能省下不少钱，因为开心都是一样的。

回想起来，的确许多事情被我们搞得越来越复杂，就说婚礼宴的流程密密麻麻下午五点半进场到晚上九点还没吃上，当事人累得人仰马翻也保不齐有几桌是交了钱没人来的。我的一个好朋友她儿子结婚，领证以后她说你们要大宴宾客我可以参加但是我根本没能力组织，这种知难而退的思想简直就是人间清醒。并且现在人人社恐，到大型社交场所尬聊都是望而生畏，更不要说随礼金也是一种负担，给多给少颇费思量。

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知不觉就会把事情办得复杂化，见朋友或者聚餐总要注重穿戴再拎一个名牌包否则就不高级嘛，写简历不写得天花乱坠别人会轻视我吧，写文章不写大词不堆砌华丽辞藻就不是锦绣文章啊，送手信太便宜的东西拿不出手吧，这样的步步升级开弓没有回头箭，问题是我们真的快乐了吗，我们疲惫不堪大卷特卷真的人间值得无怨无悔吗？

为什么我们总是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不是因为当年够穷够土能够激情澎湃地四处画饼，不是。而是那个时候的我们简单干净。任何时候简单一点，干净一点，都是快乐的源泉。（摘自2025年7月11日《新民晚报》）

六根萝卜缨

□ 李菊香

在露天市场，我远远就相中了他家的胡萝卜。橙红的萝卜顶着寸把长的绿缨，瞧着就新鲜。他家摊位有七八米长，买菜的络绎不绝。我问了价，忙碌的摊主还没顾上应声，有位大姐就热心地说：“才问过，一块二！”我扯了个塑料袋刚要装，手却猛然顿住——拿不准这萝卜缨能不能拍。带缨称重，明显吃亏；不吭声拍了，又怕称重时惹麻烦。

爱人说：“要不，我去问问？”我摇摇头：“算了，估计问也白问。在菜贩子眼里，每一根萝卜缨都是钱！”

我挑了六根胡萝卜挤过人群去称重，瞥见一筐顶花带刺的黄瓜，一问价，也是一块二，便把袋子放在摊主脚边，说：“我再挑点黄瓜一起称。”

摊主瞧见带缨的胡萝卜，微微一愣，抬眼问：“怎么，不拍缨？”

他这一问，出乎意料，我一时语塞。这让我咋说？说觉得你不会让拍？说怕拍了会惹麻烦？还是说自己甘愿吃亏？虽都是实话，却句句藏着我先入为主的恶意揣测。而眼前的摊主，显然并非斤斤计较、唯利是图之人。

扫码付钱时，我的讶异仍未平复。明明他只需装个糊涂，就能多赚几分利，他却主动提醒，毫不迟疑。那拍掉的六根萝卜缨，薄了利润，却厚了人品。

在喧闹的菜市场，我见过因多剥一片菜叶而恶语相向的，也见过因几分钱零头而急赤白脸的，渐渐习惯了先以恶意揣测他人。这猝不及防的真诚，让我既心虚又慌乱。我由衷地想夸赞他，嘴边却只有单薄的一句话：“老板人实在，以后买菜就认准你家了！”

（摘自2026年6月29日《今晚报》）

新建的大礼堂里，坐满了人；我们毕业生坐在前八排，我又是坐在最前一排的中间位子上。我的襟上有一朵粉红色的夹竹桃，是临来时妈妈从院子里摘下来给我别上的，她说：“夹竹桃是你爸爸种的，戴着它，就像爸爸看见你上台时一样！”

爸爸病倒了，他住在医院里不能来。

昨天我去看爸爸，他的喉咙肿胀着，声音是低哑的。我告诉爸，行毕业典礼的时候，我代表全体同学领毕业证书，并且致谢词。我问爸，能不能起来，参加我的毕业典礼？六年前他参加了我们学校的那次欢送毕业同学同乐会时，曾经要我好好用功，六年后也代表同学领毕业证书和致谢词。今天，“六年后”到了，我真的被选做这件事。

爸爸哑着嗓子，拉起我的手笑笑说：“我怎么能够去？”

但是我说：“爸爸，你不去，我很害怕。你在台底下，我上台说话就不发慌了。”

“英子，不要怕，无论什么困难的事，只要硬着头皮去做，就闯过去了。”

“那么爸爸不也可以硬着头皮从床上起来到我们学校去吗？”

爸爸看着我，摇摇头，不说话了。他把脸转向墙那边，举起他的手，看那上面的指甲。然后，他又转过脸来叮嘱我：

“明天要早起，收拾好就到学校去，这是你在小学的最后一天了，可不能迟到！”

“我知道，爸爸。”

“没有爸爸，你更要自己管自己，并且管弟弟和妹妹，你已经大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我虽然这么答应了，但是觉得爸爸讲的话很使我舒服，自从六年前的那一次，我何曾再迟到过？

当我在一年级的时候，就有早晨赖在床上不起床的毛病。有一天，下大雨，我醒来就知道不早了，因为爸爸已经在吃早点。我听着，望着大雨，心里愁得了不得。我上学不但要晚了，而且要被妈妈打扮得穿上肥大的夹袄，和踢拖着不合脚的油鞋，举着一把大油纸伞，走向学校去！想到这么不舒服的上学，我竟有勇气赖在床上不起来了。

等一下，妈妈进来了。她看我还没有起床，吓了一跳，催促着我，但是我皱紧了眉头，低声向妈哀求说：“妈，今天晚了，我就不去上学了吧？”

妈妈就是做不了爸爸的主意，当她转身出去，爸爸就进来了。他瘦瘦高高的，站在床前来，瞪着我：“怎么还不起来，快起！快起！”

“晚了！爸！”我硬着头皮说。

“晚了也得去，怎么可以逃学！起！”

一个字的命令最可怕，但是我怎么啦？居然有勇气不挪窝。

爸气极了，一把把我从床上拖起来，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。爸左看右看，结果从桌上抄起鸡毛掸子倒转来拿，藤鞭子在空中一抡，就发出咻咻的声音，我挨打了！我像一只狼狈的小狗，被宋妈抱上了洋车——第一次花钱坐车去上学。

我坐在放下雨篷的洋车里，一边抽抽搭搭地哭着，一边撩起裤脚来检查我的伤痕。那一条条鼓起来的鞭痕，是红的，而且发着热。我把裤脚向下拉了拉，遮盖住最下面的一条伤痕，我最怕被同学耻笑。

虽然迟到了，但是老师并没有罚我站，这是因为下雨天可以原谅的缘故。

老师叫我们先静默再读书。坐直身子，手背在身后，闭上眼睛，静静地想五分钟。老师说：想想看，你是不是听爸妈和老师的话？昨天的功课有没有做好？今天的功课全带来了吗？早晨跟爸妈有礼貌地告别了吗？……我听到这儿，鼻子抽搭了一大下，幸好我的眼睛是闭着的，泪水不至于流出来。

正在静默的当中，我的肩头被拍了一下，急忙地睁开了眼，原来是老师站在我的位子边。他用眼势告诉我，叫我向教室的窗外看去，我猛一转过脸，是爸爸那瘦高的影子！

我走出了教室，站在爸面前。爸没说什么，打开了手中的包袱，拿出来的是我的花夹袄。他递给我，看着我穿上，又拿出两个铜板来给我。

从那以后，到今天，每天早晨我都是等待着校工开大铁栅校门的学生之一。冬天的清晨站在校门前，戴着露出五个手指头的那种手套，举了一块热乎乎的烤白薯在吃着。夏天的早晨站在校门前，手里举着从花池里摘下的玉簪花，送给亲爱的韩老师，她教我跳舞。

啊！这样的早晨，一年年都过去了，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这学校里啦！

当当当，钟声响了，毕业典礼就要开始。看外面的天，有点阴，我忽然想，爸爸会不会忽然从床上起来，给我送来花夹袄？我又想，爸爸的病几时才能好？妈妈今早的眼睛为什么红肿着？院里大盆的石榴和夹竹桃今年爸爸都没有给上麻渣，他为了叔叔给日本人害死，急得吐血了，到了五月节，石榴花没有开得那么红，那么大。如果秋天来了，爸还要买那样多的菊花，摆满在我们的院子里、廊檐下、客厅的花架上吗？

我为什么总想到这些呢？韩主任已经上台了。他很正经地说：“各位同学都毕业了，就要离开上了六年的小学到中学去读书，做了中学生就不是小孩子了，当你们回到小学来看老师的时候，我一定高兴看你们都长高了，长大了……”

于是我唱了五年的骊歌，现在轮到同学们唱给我们送别：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问君此去几时来，来时莫徘徊！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，人生难得是欢聚，惟有别离多……”

我哭了，我们毕业生都哭了。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，我们又是多么怕呢！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，无论长得多么高，多么大，老师！你们要永远拿我当个孩子呀！

做大人，常常有人要我做大人。

宋妈临回她的老家的时候说：“英子，你大了，可不能跟弟弟再吵嘴！他还小。”

兰姨娘上马车的时候说：“英子，你大了，可不能招你妈妈生气了！”

蹲在草地上的那个人说：“等到你小学毕业了，长大了，我们看海去。”

虽然，这些人都随着我的长大没有了影子了。是跟着我失去的童年一起失去的吗？

爸爸也不拿我当孩子了，他说：“英子，去把这些钱寄给在日本读书的陈叔叔。”

“爸爸！”

“不要怕，英子，你要学做许多事，将来好帮着你妈妈。你最大。”

于是他数了钱，告诉我怎样到东交民巷的正金银行去寄这笔钱——到最里面的台子上去要一张寄款单，填上“金柒拾元也”，写上日本横滨的地址，交给柜台里的人！

我虽然很害怕，但是也得硬着头皮去——这是爸爸说的，无论什么困难的事，只要硬着头皮去做，就闯过去了。

“闯练，闯练，英子。”我临去时爸爸还这样叮嘱我。我心情紧张地手里捏紧一卷钞票到银行去。等到从最高台阶的正金银行出来，看着东交民巷街道中的花圃种满了蒲公英，我很高兴地想：闯过来了，快回家去，告诉爸爸，并且要他明天在花池里也种满了蒲公英。

快回家去！快回家去！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毕业文凭——红丝带子系着的白纸简，催着自己，我好像怕赶不上什么事情似的，为什么呀？

进了家门后，静悄悄的，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坐在院子的小板凳上，他们在玩沙土，旁边的夹竹桃不知什么时候垂下了好几枝子，散散落落的很不像样，是因为爸爸今年没有收拾它们——修剪、捆扎和施肥。石榴树大盆底下也有几粒没有长成的小石榴，我很生气，问妹妹们：“是谁把爸爸的石榴摘下来的？我要告诉爸爸去！”

妹妹们惊奇地睁大了眼，她们摇摇头说：“是它们自己掉下来的。”

我捡起小青石榴。缺了一根手指头的厨子老高从外面进来了，他说：“大小姐，别说什么告诉你爸爸了，你妈妈刚从医院来了电话，叫你赶快去，你爸爸已经……”他为什么不说下去了？我忽然觉得着急起来，大声喊着说：“你说什么？老高。”

“到了医院，好好儿劝劝你妈，这里就数你大了！就数你大了！”

瘦鸡妹妹还在抢燕燕的小玩意儿，弟弟把沙土灌进玻璃瓶里。是的，这里就数我大了，我是小小的大人。我对老高说：“老高，我知道是什么事了，我就去医院。”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，这样的安静。

我把小学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，再出来，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。走过院子，看那垂落的夹竹桃，我默念着：爸爸的花儿落了。

我已不再是小孩子。

（摘自《城南旧事》湖北教育出版社）